

第一部

河

The River

商人们不是傻瓜。他们像任何其他一样知道做事的恰当方法，毕竟没人做事是以做错为出发点的！但是您是否想过人们把事情做圆满的时候是多么少呢？而我认为这是因为您不是在真空中做商业决策的。没什么东西生活在真空中——真空只能保持茶不变冷。决策是在真实世界中做的，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与商业有关的几项因素及与商业毫无干系的成千上万的因素之间权衡的结果。婴孩在长牙，您的邻居刚买了辆比您好的车，猫病了躺在地毯上，电梯上站在您旁边的漂亮女郎是何许人？您是不是要将母亲送进养老院？凡此种种均同资产负债表和销售预测一样与商业决策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吉姆·克劳福德《卫报》采访录 1999.10

几个世纪来 伦敦的港区 一直是 大英帝国的接待港。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逆泰晤士河而上，到达伦敦这个备用物资集散处，这里有十几个大码头，任何一个码头上都有技术极其熟练的领航员，他们把船泊好。大批的驳船夫和搬运工将货物卸下来，运送到终点卸货站或运河，再由等在那里的轮船及马车运到全国各地大的制造中心。成千上万的人各自身怀绝技，而这些技艺通常是家庭世代相传下来的。在码头上从事的行业和职业中，人们最趋之若鹜的要属盗窃了。

每个码头都有令人生畏又横遭蔑视的警察。在人们一早起就聚集起来等着被监工选中做当天的工作时，警察们对人们进行检查后，才放其入内。晚上人们出来时，警察们会对他们进行更细致的搜查，

看他们的大衣里面、靴子下面及任何人的天赋机智能想到的藏东西之处是否藏有来自远东的一卷丝绸或来自美国的几千支香烟。

然而，时间和变迁会消磨万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以及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货物随之由洪流而溪流，继而变成滴流，直至最后完全干涸。码头一片空旷与寂静：旧的行业、河畔的喧嚣和当地顽童的吵闹只能在老去的一代人的记忆中寻找了。

但是星移斗转，在几年无人问津以后，新的生命开始在这片故土上萌发。码头改建成了豪华的公寓，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梦幻般的河岸风景相伴，船坞变成了海滨广场，高楼四处林立，还通了火车，它输送来的劳动力身怀新的本领：包括金融服务、信息技术、电子及印刷媒体而吉姆·克劳福德常常说，在港区所从事的所有行当中，最受人喜欢的行当仍是盗窃——只是现在的盗窃是法律许可的，而且美其名曰商业！

诚然，克劳福德在位于塔桥的阁楼中举办的一次晚会上（他乐于此道，而且已举办过多次了）对一位记者说这番话时，只是在开玩笑，然而正如他的许多隽语箴言一样，这句话不无道理。他知道商界有很多人希望看到他被关进伦敦塔。这座与他的阳台隔河相望的建筑一度是禁地，但现在已对游客开放了。他一次无意中听到他的主董事会中的一位成员将他比做沃尔特·拉雷爵士，在公众面前是冒险家而私底下是海盗，并说如果克劳福德从社交圈消失几年，他们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他很想插话问一句生活或商业为什么应该日子好过点；不过这次他想还是小心为妙。

他并非不喜欢这个比方。他就是海盗，他敢冒别人不敢冒的风险，他去别人不敢涉足的地方，返回时，即便不总带回财宝，至少为自己带回丰厚的回报，更确切地说，是为他的股东带来很多红利。在今天的商界，公司如果没有竞争力，就死定了！

就他来说，企业家才是王者——其才能及一次次直冲目标的勇气才是英国经济的真正动力——而不是年轻投资银行家及呆在办公室或商界交易场上的“火箭科学家”的谨小慎微。这是实干，是敢作敢为，是一种他喜欢用过去流传在码头上的一个以盗窃和狡猾著称的传奇式的搬运工的故事来说明的品质。这个故事可能比他在公众面前所讲过的其他任何话更能说明其为人、他对商业的态度及其不久将要发起的事件。

“这个码头工人名叫杰克·弗来彻。在人们仍旧用马拉体积大的货物的时代，他是很活跃的。一天晚上，他推着一手推车马粪来到码头出口，他的夙敌码头警察守在那里。‘玫瑰花的肥料’，他说。警察当然不信他的话，让人拿来一把叉子，一英寸一英寸地仔细检查了那堆臭气熏天的东西。最后他们只好承认：确实是粪肥而且只有粪肥。他们准杰克回家了。第二天晚上，他又推了一车马粪来到码头出口处。警察检查——无所获——然后让他离开。下一晚照旧。警察说：‘哎呀，杰克，你有多少玫瑰花呀？’

“杰克耸耸肩说：‘我养玫瑰，我的朋友们也养玫瑰。有法律规定不准带马粪回家吗？你找出来，我就不带了。但在你找出来之前……’然后咧嘴一笑，吹着口哨径自走了。”

“你可以想象，警察们这下可真的被激怒了。他们决心要查清楚杰克到底在马粪里面藏了什么。因此，从那天晚上以后，警察每次都用细齿的梳子检查马粪堆，在检查过程中，弄得自己满身……沾得都是马粪。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而后有一晚，杰克没推马粪出来。‘没别的了’杰克说完径自走了，像一月份的夜晚一样冷静。”

这时，克劳福德会停下来，直到听众中有人反应过来说：“他偷的是手推车！”

然后他会笑着说：“噢，远不止于此。是的，他是每天偷手推车，

但是他也在报复码头警察；使他们在自己和其他人眼里显得愚蠢之极。而且，迫使他们陷入了自己玷污自己的地步。

吉姆·克劳福德可能想在即使是最笨的码头门卫也了解了真相前，就只能偷这么多手推车了，但他不是个惯于思考的人，而且1999年最后阶段的兴盛接近辉煌的尾声了，他准备动身去将第一车粪倒掉。

第 28 天

10 月 4 日 星期一

伦敦，巴特勒码头

克劳福德靠在公寓阳台的栏杆上，呼吸着泰晤士河的气息，以及位于经改建的码头底层的塔之桥饭店飘来的蒜味和热橄榄油的味道。他在想自己和安德利娅待会儿是不是下去吃顿便餐。他们通常总能找到位置：塔之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的小酒店……

他的思路被身后房里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一早上都在等这个电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慢悠悠地走进屋，可不能让打电话的人觉察出任何不耐烦的迹象。

“请讲。”他没在寒暄上浪费时间。

“准备好出发了吗？”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声音，没有丝毫个性。

“你知道我准备好了。”克劳福德回敬道。他仍保留着童年时代形成的伯克郡口音——他从没试图改过；这是他公众形象的一部分。

“你和你的手下讲了吗？”

“我一直在等你。”

“是吗？想得真周到。”声音里没有感情，倒是充满挖苦和调笑，
“那样的话 我看我可以启动了。”

“我想听的就是这个。”克劳福德的声音里充满难以抑制的兴奋。
“你有把握吗？时机是关键。在我的那玩意儿悬在河上的当儿，要保证四周没有潜伏着饥饿的鳄鱼！”

“我觉得你就是鳄鱼。”打电话者这次轻声笑了。

“哪里 我捕鳄鱼。”

“那你要记着，伙计，我交给你的是上了膛的枪，不过假如你没有勇气扣动扳机，它便形同虚设。”

克劳福德大笑起来：“告诉你夫人她圣诞节会收到个鳄鱼皮包的。”

他连再见也没说就挂断了电话——这个电话无须说再见——然后走回到阳台上。

上空有一架短程飞机倾斜机翼转弯飞往位于西尔沃顿那边的伦敦机场，机身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克劳福德深深吸了一口气 体味着未知所带来的兴奋。几个月后，在他马上要发动的事件尘埃落定后，他谈起这种兴奋 说：“我认为这是做赌徒必不可少的 你谋划、筹备，认为你了解成败的可能性、风险，你有决心赌赢，并下了注，但你永远不会知道游戏的结局。我并不是说商业活动与游乐场有什么类似之处。”

这是后话，正如一位记者讲述的：“是死者入土、伤者入院、血迹从地板上清除后”的反思。那个星期一早上 吉姆·克劳福德像往常一样确信他将进行的是一场万无一失的豪赌。

他又拿起电话，敲了个号码，懒散地敲打着电话筒，等电话接通。他打的是直线——他可不是那种能容忍被秘书耽搁的人——电话一通，他立刻叫到：“西莉娅吗？吉姆·克劳福德。我要见你。就明天

11:00 点吧。”

第 (27) 天

10 月 5 日 星期二 23:14

港区，威茅斯-帕特诺斯特尔

西莉娅·哈特，一个年轻、敏锐而且很有魅力（尽管克劳福德在当今的 PC 时代，是不会提及这一点的）的分析师，为他的埃奥特公司做事已有两年了。无疑她不久会另谋高就，优秀人才总是这样（他的座右铭之一是，如果我最优秀的下属无人偷觑，他们就不再是最优秀的下属了）。目前她是他的斗士之一，或者其实是他的佣工之一，因为她受雇于一家投资银行，负责整个电子部门，只是借给克劳福德当枪使的。但她仍是一把很好的枪，而且尽管存在着年龄和地位的差别，两个人却相处得很融洽。

他们在她的办公室见面——克劳福德不想因招她来而引来枝节问题——他边喝咖啡边说：“拜菲尔德股份公司。”

西莉娅耸了耸肩，说：“中型英国公司，过去叫西特劳克——我想是我们所说的石膏板的美国叫法。”她涂了大红的唇膏，穿着考究——她的微笑灿烂而危险！目睹这种微笑，就会无心工作。“显然某个精明人规劝总裁说他需得有个更合时宜的名字——人们不会忘记的名字。他们有电子配件公司，基地在斯文顿。”

“还有个附属公司在威廉堡，”克劳福德补充到，为总算有一次抓到了她的破绽而得意。

“实际上，离威廉堡不远。在斯宾桥。还有一家供应建筑材料的公司，一家小造纸厂，我想还有卡片公司……在英格兰中部那一

片……可能还有别的，我就不大清楚了。我想它是个建筑兼开发机构。其实它有点像大杂烩。”她把银制的咖啡盘推到铮明瓦亮的桌子的另一端。“再喝点？”

“我已经喝得太多了。”

“可能只是你认为喝得太多了。”她把椅子滑到身后的书架边上，抽出一本参考书。克劳福德注意到她拿起这本重重的书时，手臂上的肌肉在衣袖中绷紧起来。显然她还在锻炼。便宜了她的男朋友，他想，并想起她目前的人选是位金融记者之类的人物。但是，他知道西莉娅会小心的：饶舌的分析师是不会长久的。另一方面，在这个时代、这个年纪，他们也不会长相厮守的样子——西莉娅只有 25 岁，每年所赚的钱已使克劳福德的法定工资相形见绌了。“我来瞧瞧，我们要不要……”她翻书时，声音模糊起来，然后就不说了。“我猜你了解一切。不过你最好让我补补课。”

“为什么？”

“为什么补课吗？”她的手指在一栏文字上滑过。

“不，为什么我会认为自己喝了太多的咖啡？”

“拜菲尔德股份公司，部门：电子及电气、建筑及零售。机构：研究、开发、工程……的制造和市场营销。它是利尿剂。”

“什么？”他说。

“咖啡。使你多尿，詹姆斯。营业额 3.5 亿。市场资本 1.36 亿，年利润 2 千 3 百万。”她停顿了一下，抬眼看桌子对面的他。如果眼睛可能精明的话，她的眼睛正是这样一双。

“你是怎么知道的？”克劳福德问。

“我原本不知道，但我正在读呢……”

“我多尿的事。我都没跟我的医生说过。”

“你不是什么都要告诉医生，詹姆斯。下次他问你近来喝多少

酒，而你告诉他：“晚餐时喝半瓶酒，’你瞧他会写什么。他会把这个数翻倍。别不痛快，所有人都有事情瞒着他们的医生、他们的妻子，他们甚至在为做条裤子而量腰围时也要骗人。”

“你今天简直像个哲学家，西莉娅。”他常想不知他主动出击，她会不会同意，如果他冒险试试，她会应允吗？但他们是朋友——不仅在生意场上——而朋友比爱人更好；朋友会持久——不过若是背叛来临，常会更针锋相对。

“而你在胡思乱想，詹姆斯。这也不像你。你觉得自己老了吗？”

“我 47 岁。还年轻。”放眼一下当今的商界，他不安地感到，不错，实际上，他是老了。

“不是你的年纪，是你的胃口。”

“哦，我和像你这么大时一样饥饿，西莉娅。所以我才来这儿的。”

“那就别担心你的前列腺，为你多尿感到得意吧，那对你有好处。并且再来上一杯该死的咖啡，因为你知道你想喝。”

“多谢你。我会的。”他倒咖啡时，她接着总结拜菲尔德的情况，“如果营业额是 3.5 亿，年利润应该有 8%~10%，那是多少？”她凝思时，鼻梁上方的额头皱起来，妩媚有加。“0.32 亿。而他们的利润是 0.23 亿。这很有趣儿。总部及注册办公地点：古德豪克大楼，西南部。执行董事：约翰·帕克，董事长：安格斯·霍华德，销售及市场营销：E.J.斯图尔特，财务。我认识贝丝·斯图尔特。她不错。”

“他们为她工作多久了？”

“时间不长。大概 9 个月。她是里士曼-哈维斯特尔的财务审计员。”

“你怎么认识她？”

“通过‘商界妇女活动’；我们碰头、交换见闻和观点。当时她在

找一个在主董事会的职位，帕克雇了她。我想这是他比较明智的决策之一。”

“我也这么想，”克劳福德说，“但这意味着她与商界直接接触得不多。”

“她很善于学习。我们来看看：W. H. 哈珀，执行总裁。恐怕不太了解他。非执行董事：只有一个，而且我不认识这个人，我猜帕克还没有真正接受任用非执行董事的观念。”

“对极了——凯德布里建议用三个，”克劳福德说。

“你有……？”西莉娅问。

“三个。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级人物，而且是新人。”

“在商界看来这是对你有利的一点，不错。”她的注意力又回到拜菲尔的董事表上。“这些人中多数都不灵光。有点本事的不是已离开就是刚刚到，比如贝丝·斯图尔特。我们来看他们付自己多少钱。”

“这我可以告诉你，西莉娅。太多。付给股东的太少。”

“这些股东是，”她边向下看边说，“弗尔康资产，7.5%；诺里奇联合会，3.5%；商业银行，8%；联合基金，7.6%；H. F. 帕克，14.5%。就是说家族掌握很大份额。不知这是祖父，还是叔父？我们得弄清楚。你没想过自己买些股份吗？”

“没有，明眼的商家一旦注意到了，只会使股价上涨。”

西莉娅用她修剪得很漂亮的指甲敲打咖啡杯的边沿。“这基本上是个集团企业，有其能具备的所有优缺点。”

克劳福德扬了扬眉毛，等她接着讲，对她要作出的反应颇感兴趣。

“不管业界情况如何，他们都能为防止损失而两面下注。他们总有一二家公司经营得不错，所以能够将总的局面摆平……”

“并掩盖低劣的业绩。”克劳福德插了一句。

“特别是在核心业务上，他们的专业知识应该都集中在这里。他们的重型武器也应集结在这里以消除竞争。好了，情况我了解了。不用问，都还没公开吧？”

“还没有。如果风向对，会的。你了解其电子部——它怎么样？”她合上书，向椅背上一靠，双手支在面前，好像在祈祷。

“经营状况不乐观，他们本应更好，或者说本能够更好。我记得好像去年他们的执行总裁预计会有 12% 的增长。确切数字我得查一下，不过差不多是 12%。他们根本没做到这个数，可见公司的方针有问题。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积极的管理，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疲于应付。”

“这太常见了，”克劳福德说。“原因在于董事会主要成员。他们随波逐流，只顾看着脚下飞驰而过的地面，而不是努力去预测自己会停在哪里。”

“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逃过其他……”她略一停顿，从指甲尖上方瞥了他一眼，“其他掠夺者。我也不懂有了 80 年代的经历，他们的处事能力怎么会没有得到历练。”

她指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公司所做的变革，因为他们担心大的集团企业发现他们令人垂涎地懒洋洋地穿越下层丛林，会来将其吞掉。在遭受攻击前精简机构从而提高效率，不仅使他们免去了受兼并之苦，而且使他们变得更有效绩。正如一位美国总裁在谈到自己的公司时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谁垂涎我们，他们准备付多少钱，及我们怎么应对。”

“我想他们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我猜测，商界认为出什么价买他们都嫌高。”

“我想这要看谁买、谁卖？”

“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的。我想还有掠夺者只垂涎身陷困境的公司——落在畜群后面的受了伤的动物——而拜菲尔德不存在任何明显的财务上不景气的迹象。另外，以合算的价位买到管理有方的公司是极难的，而你若不仔细观察，拜菲尔德看起来即便不是管理有方，至少运作情况不是很糟糕。主要是商业形象，这个帕克设法让公司呈现出的样子，使得公司安然无恙。”

“詹姆斯·听你的口气，你不太喜欢帕克先生，我这么说对吗？”

“对。”

“愿意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有些事连你也得等西莉娅。”

“好吧，你继续说。”

“这是家上市公司，但是不知为什么仍留有家庭和传统的迹象；他们是些规矩的人……”他从门牙缝隙间吸着气，寻找合适的字眼，“仍旧笃信忠诚。”

“老土，换句话说。”

“我丝毫不反对忠诚，西莉娅，我认为忠诚是很重要的。”

“得用到正地方吧，詹姆斯？”他没回答，她继续说，“好吧，我是个分析师，我不经营公司。我只是坐在这里观察，但是我猜得到他们不涉足未知商业领域的战略是正确的——他们固守自己熟知的东西，即使其业务囊括电子、造纸和建筑业。另一方面，我看他们驻足不前。你我都明白，公司不进则退！他们有一批机构股东，这些人肯定会接受我们可能拿出的任何提案；他们的董事会昏昏欲睡，而其个人股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你我都知道商界在付红利方面对公司的压力，有时公司实际上并没赚到这笔付红利的钱，所以他们肯定在这方面也有压力。我们还知道商界喜欢和谐，所以从证券交易角度讲，一个新的董事会可能看好。”

“而且我认为他们主董事会主要成员中没有什么人知道如何使商界满意，也没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可能你的朋友斯图尔特是个例外。”

“说得不错，詹姆斯，他们财务预测不准确，一旦谣言和闲话传开，这可不会为他们赢得品行积分。”

“情报是至关重要的，西莉娅。商界就是这么运作的。”

“同意。不过我们还是来看拜菲尔德，好吗？仍有大量家族股权，这可能意味着董事会成员没有得到足够的普通股和优先股，不过，关于他们的忠诚和战斗精神，这能说明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你觉得呢？”

她看了看他：“它走路像鸭子、叫声像鸭子、模样也像鸭子。我们就叫它鸭子吧。”

“就是鸭子。”

“而且有点跛。只要记住一点，詹姆斯。”

“只有一点？”

“这不是生意，只是作为朋友说说的。”

“说下去。”

“鸭子的消化系统不稳定是尽人皆知的。有一个故事讲艾罗·弗林用一根绳子吊了一块肥肉喂一群鸭子；这块肉被一只鸭子吞掉，排出，又被另一只鸭子吞掉。结果一群鸭子串成了一串。”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西莉娅？”

“说明，詹姆斯，鸭子不会吸取教训。他们忍不住要吞吃那块肥肉。小心点，仅此而已。”

她啪地一声合上参考书，把椅子滑回书架边，她伸手将书放回去时，裙子跟着提起了几英寸，露出修长的腿。

“小心就得不到奖，西莉娅。”

“是的，不过，我可不想和你对精练的谚语，詹姆斯，无论如何午餐前不行。你问我的感觉，我的感觉不错。但是我不免有个疑问……”

他看看她。“说说看。”

“你能得到什么？”

“他们有很好的开发人员，年富力强，有创新精神。他们此刻不能大展身手，但是一旦放手让他们干他们一年就能扭转局面。”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挖走——这岂不是更像你的风格？从已有的入手，而不是完全从你可能获得的东西中发掘——注意这个“可能”。看看这家公司并问问为什么至今尚无人抢走它。是不是它不值得抢。”

“对我来说值得，西莉娅。我会付你费用的。除非你想放弃这个机会？”

“决不，詹姆斯。我相信你的本能——尽管我根本不理解你的本能，但到目前为止 75% 的情况下你都是对的，大大超过了几率——所以我猜我要在桌边坐下和你一起冒这个险。”

克劳福德站起来咧嘴笑道：“我从不冒险，起码不冒这种险。不，别起来，我自己走。”

他在门口停住了，回头看她。她原地没动——脸上仍旧是权衡的表情。“放心，”他说。“相信我，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得到些乐趣，赚到一些钱——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第 26 天

10 月 6 日 星期三 20:15

伦敦，摄政王宫大酒店

“我真不知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安德里娅提高声音说道，因为西区酒店的宴会厅里一片嗡嗡的谈话声。她说的是一队服务生，大概由 30 人组成，端着晚宴的主菜鱼贯从双开门走出来，像蛇一样穿过房间。在排放在厅内大约 75 张圆桌间蜿蜒穿梭，他们灵巧地将必不可少的鸡肉冷盘或素食者吃的其他菜肴放在围在桌边的 10 个就餐者面前，再悄声离去取另外两道菜。克劳福德不无疑虑地低头看看他的鸡——他以向旅馆业提供冷冻食品起家，知道能卖掉的东西往往是用浓浓的汁遮盖得最好的，但是你没办法用汁液或其他东西掩盖内情。不过，那眼睛也看不到。他对安德里娅咧嘴笑笑，她坐在他旁边，面前放着茄盒和波斯米饭。

“他们能做到因为他们是服务生，”他说。“服务生就是干这个的！很简单。”

她也笑了，转头时，灯光正好照在她项链的钻石上，克劳福德想她 38 岁了，仍是个异常美丽的女人，她的肌肤像 18 年前他们第一次相遇时一样光滑。那时，他的生活处在最黑暗的时期。他第一眼看到她就爱上了她并想要她，而现在在看了上百万次之后仍旧如此。

“在想什么？”她问。

他挨过来在她耳边小声说：“想我要马上带你离开这儿，上电梯并和你做爱！”

她吃惊而又愉快地咯咯笑了。她的邻座转过身来，眉毛询问

地——不过有礼貌地，这毕竟是个商业成就庆祝会——扬起来；可能他想收集克劳福德的又一件轶事，做下一次董事会的谈资。克劳福德朝他点点头说：“这类该死的场合，就像周六晚上和妻子来一次——你并不想干，但完事后你感觉会更好。”

那位邻座——他是某种零售机构的人员——勉强微笑了一下。那个坐在他下手的女人可能是他妻子；克劳福德想那样的话这个感想就再合适不过了。安德里娅是很善于处理克劳福德惯常在他发泄时（她这么说）造成的尴尬局面的。她身体向前倾着说：“我在讲服务生，不晓得他们到底是如何这么快把所有的东西放到桌上的。”

克劳福德向后一靠，任凭谈话在耳边礼貌、琐碎地进行。安德里娅在对付这种场合上比他出色得多。今晚是商业促进或类似的活动。奖励那些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引起商业报刊注意并在当今新工党正确性的时代设法不破坏他们的陈规老套者。他一探头，正好看见坐在讲台下方一张桌子上的财政大臣，过一会儿，某位雇来的名人将在这个讲台上为那些好男人或女人颁发塑料奖品，或者可能他弄错了，这是有关互联网意识的，发奖是为了……但是他才不在乎呢。他必须来是因为如果他不来，人们会注意到，而目前他最不想吸引任何注意力。来自金融专栏的撰稿人们对习惯的改变总是很警觉，并能在不毛之地上种植最繁盛的谣言。他用刀子切开鸡块，叉了一小块放到嘴里。起码烧得不错。

“吉姆……”他感到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回头一看，是位旧相识，帕奥罗·玛特欧，摄政王宫大酒店集团的董事长。他们多年前就认识了，那时克劳福德找到年轻的玛特欧，想向他经营的高速公路汽车旅馆连锁店供应冷冻肉。他们那时都是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做了一桩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对那些长途跋涉后坐下来吃饭的就餐者来说就不尽然了。两个人的事业都很兴盛，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每隔